

从成立之日起,无一日不在风波中 高教“巨无霸”——北平大学往事



在北平,曾经有一所特别大的大学,甚至连北大、北洋、北师大等十多所名校都算是它的一部分。就因为太大,它从诞生起,就深陷于动荡中,最终成了教育史上一个被遗忘的名字——“国立北平大学”。

尽管存世只有十多年,即便按其核心学院法商学院的历史追溯到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奏设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,也仅存世40年,但北平大学的历史,却与现今9省市的30余所学校的校史息息相关。

“七七”事变后,这所大学同北平师范大学、北洋工学院一同迁到西安,后又迁到汉中,共组西北联合大学。同一天诞生的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,如同两翼,为烽火连天的中国保留了精英,孕育着希望。

然而,与西南联大存世八年、南渡北归的命运不同,西北联大只存在三年,就被一分为五。北平大学的文理、法商、工、农、医学院也随之融入西北5校,在西北开枝散叶。

由于北平大学并未复校,但由其带到西北的师资,大多留在了祖国的大西北,到如今,已是整整80年。 □ 据《北京日报》

高教“巨无霸”

1927年,对军阀张作霖来说,是异常艰难的一年。前有北伐军的步步紧逼,后有日本人不断膨胀的野心,加上经费日益紧张,行政运作艰难,这促使他痛下决心,压缩高等教育规模,从中腾挪出现金来。在此背景下,一个改造高校的方,被匆匆提上议程。

根据该计划,北京的9所国立大学合为一校,组成“京师大学校”。清华大学是用庚款办起来的大学,当时还不属于“国立”,故未列入,即便如此,这个名单也足够华丽了。

“京师大学校”计划出台后,国立9校都不买账,其中以北京大学的意见最为坚决。然而,张作霖起于草莽,惯于高压政策,还杀害了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、《京报》主笔邵飘萍,搞得那时的文化事业奄奄一息,知识分子纷纷南下,北大校长蒋梦麟也不例外。

8月,国立9校被迫合并,京师大学校校长由奉系幕僚刘哲兼任,他提出禁用白话文、禁止集会请愿等一系列“开历史倒车”的规定,企图摧毁大学这一新思想的大本营。幸而北伐节节胜利,张作霖离京,京师大学校办了不到一年就解体了。然而,让各个国立大学校长失望的是,虽然从北洋变成了民国,但主政者对于9校合并仍热情不减。

1928年9月,国民政府通过了“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”。大纲规定,由北平大学合并重组北平、天津、河北、热河的诸多学校,并且裁撤河北教育厅,由北平大学兼管行政,李石曾为校长。

这个“大学区制”在中国教育史上可谓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”,它源于法国,每个学区只有一所综合性大学,该大学除负责教育外,还身兼行政功能,管理各级学校。

复校运动



北大校长蔡元培

还砸了李石曾的窗子。后经吴稚晖、蔡元培等出面调停,同意不拆散北大原有的三院组织,名称改为“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”,这才稍有缓和。

北大、北洋、北师大等学校的复校运动此起彼伏,大学区内的学潮一浪高过一浪。不出一年,大学区制就以失败告终,李石曾也挂冠创办北平研究院去了。

大学区叫停后,北平大学不再具有行政职能,河北、天津的学校全部从中分离出去。北平市内的北京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、北平艺专也相继恢复。

俗话说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,北平大学虽然几经改组,仍有五院建制,包括女子文理学院、法商学院、医学院、农学院、工学院,在院系设置方面,可说是京城最完备的大学。其中,医学院、农学院和俄文教学为北平其他大学所没有。

北平大学虽然大,但学院之间不齐心,各院校分散在京城各处,名义上虽然统一,实则是各行其是。直到1932年,北平医学院院长徐诵明被公推为第三任校长,这所“巨无霸”学校才算逐步走上了稳定发展的正轨。

东归无平大

抗战胜利前后,西迁各校都有复校计划,但结果却大相径庭。

北平大学未能复校,其在北平的房产由北大接收。北大新设的农、医两院利用了原北平大学的校舍和设备,但院长和教员则一律由北大重新聘用,一切从头办起。

多数校友不得已接受了既定事实,原平大校友相继与北大校长胡适联系,表示愿意加入北大校友会。北大也给予平大校友充分尊重,胡适更是以一句“咱们的学堂”化解了原北平大学校友的心结。

屈指算来,北平大学化身于大西北,至今已有80个春秋。姚远教授感慨道:“当初,平大和北师大、北洋一路西去,东归时,却独无平大。这不禁让人想起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中的: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

“从另一个角度看,北平大学今犹在。大半个中国的高校,谁能说与她没有半点关联?!”姚远认为,平大校史中,既有北平大学法商、农、医学院溯源于京师大学堂的“源”,也有一统为京师大学校和北平大学的“流”;既有沦陷于“伪”被迫做亡国奴的伤痛,也有数千学子或投笔从戎、或以笔作刀枪的荣光。80年前,北平大学在西北一分为五,如今看来,可说是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。

北京党校:我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

党校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,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党校。我们党自成立后不久就决定成立党校。1924年5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时通过的《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》中明确提出:“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,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。”有史料可证,这次会议至1925年第二次扩大会议期间,我们党开办了安源党校和北京党校。这两所党校在早期党校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。

北京党校是党中央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,由罗亦农担任校长。1924年秋,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在与中共北京区委兼地委委员长(不久称书记)赵世炎交谈工作时指出,干部训练非常重要,我们须赶快为党的工作的大发展准备大批的基层和中级领导干部。但遗憾的是,由于史料的欠缺,我们还无从知道这些训练班的具体情况。1925年9月在安源党校被迫停办的时候,北京党校在李大钊主持下由赵世炎具体负责筹办。

北京党校的校址选在西城区新街口蒋养房胡同一所两进的四合院内,党校对外公开名称是

“北京职业补习学校”,办学资金由李大钊通过苏联大使加拉罕加以解决。校长由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、中共粤区宣传部长罗亦农担任。《罗亦农同志传》记述:“是年十月,中央召集扩大会议于北京,亦农同志代表粤区出席。此时,中央深感干部的缺乏,决定开办短期党校。故扩大会议后,即令亦农同志主持党校工作。”罗亦农主持的就是北京党校工作。这段话也表明,北京党校是党中央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,其地位和意义当然是重大的。

□ 据《北京日报》